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十二)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5. 到日本札幌辦商展

為平衡中日貿易逆差，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奉經濟部指示，籌劃到日本札幌舉辦國際商展。我們日本三榮公司也大力支持，於民國七十二年秋冬之季在札幌揭幕。由於展出產品種類繁多，且品質亦達國際水準，頗受當地進口商與消費者之重視。

當時本人自付，展出後，各該產品既不能運回國內，亦不好就地拍賣，若任意棄之亦有不當。不如情商我日本三榮公司酌予給價全部收購，並詳訂契約，委託日本三榮為代理人，將各該產品標示價格陳列在東京三榮之固定場所，廣作宣傳，供日本各地進口商觀摩。凡

有意採購者，可逕向三榮洽談。利人利己對任何一方都好，何樂不為。本人純粹出於一片善意，不然，如何善其後，棄之可惜，亦有礙觀瞻。經本人宣布後，不料公會總幹事王志全，頗不以為然，倒認為我是他的一塊絆腳石，妨礙他打算捐給在東京辦學校的親友。於是他在心態上表露出相當不滿，說不定他還自以為：「你郎某人所以能到公會軋上一腳，是我王志全從旁支持的功勞，怎麼反到恩將仇報。」其實我們這位王總幹事，既未預先聲明，他要代為捐輸。公會在展出前亦未會議討論如何處理，局外人毫無端倪可尋。況不佞也算公會一員，不敢說，「能者多勞」，從旁關心，代為出點子，總比漠不關心來得好

些吧。絕對說不上，從中作梗。俗語說：「不知者無罪。」何況在下事後知道了王總幹事私下有此一招，本人即刻罷手不問。

平心而論，就是作價給三榮，三榮所付價款，再由公會出面捐給總幹事親友的學校，反而省事。由三榮陳列，也符合展出宗旨，否則虎頭蛇尾，費了牛勁展出，豈不兒戲。由三榮買去代理，總比拿去零售來得有意義。學校以逸待勞，既不要搬運，也不必販售，憑空拿到一筆錢，豈不刀切豆腐四方光。若總幹事心胸坦蕩，應該對我感佩，不管如何，到此終結，一切雲消雨散才對。可是王志全總幹事，從此戚戚，耿耿於懷，對本人有了心結，貌合神離，漸行漸

遠。可見作人難，難做人，其斯之謂乎。

6. 一鱗半爪閑話南非

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日，夜晚九時許，隨同中斐協會經濟訪問團，直飛南非。途中在印度洋茅利斯停留一小時，又行西飛，經十六小時僕僕風雲，於十一日清晨七時（時差六小時）許，抵達南非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在機場有大使館參事，外貿協會江丙坤秘書長迎接。稍事寒暄，即搭車巡赴旅邸。然後照行程表，開始十天訪問。

南非，係荷蘭航海家發現好望角與開普敦之後，便有歐洲人移殖至此。該名荷蘭航海家，卻在鄭成功攻取台灣時，戰死在台灣，後歸葬在好望角，迄今尚有碑石垂念。

荷蘭人曾招募大批印度人拓荒，由南向北進展，曾引起一場黑白人種戰爭，俟抵達北部約翰尼斯堡發現金礦，又有大批歐洲人蜂擁前來淘金，人多勢眾，又有槍砲，逐漸擴展版圖。迨後被英國移民佔據上風，而成立英國殖民政府，稍後其他各國白種人，未能甘服，又

引起一場其他白種人與英國人之戰爭。結果，挑戰者戰敗，仍被英國人統治。迄一九六二年宣布獨立，新政府反而尊奉向英國挑戰而戰敗之領導人為國父。

南非政治三權分立。行政首都在瑞托利亞；國會立法在開普敦；司法首府卻在布魯豐田；約翰尼斯堡只是交通樞紐商業重鎮。南非語言，除黑人部落各有不同語言外，其國語乃單獨一種接近荷蘭文之語文，普通用語仍以英語為主。一般風尚是政府保守，民間開放。黑白人種嚴禁通婚，白人納稅，黑人不繳稅。治安上，德班最好，約翰尼斯堡次之，開普敦最差。農產品，以甘蔗、玉蜀黍以及葡萄為大宗。據說歐洲白葡萄酒，大半係南非原酒大桶裝去，再過濾調配，分瓶改裝加貼商標出售，變成名牌名酒。

南非東北角有一片自生自滅野生動物園，其面積有台灣半個大。本人與蔡鴻文議長、樓志章董事長等一行十多人，到達該動物園住了一宵，翌日專車巡狩，見到獅子交配動作，也有大象來襲鏡頭，很好玩。又有一日由區區提倡自

費去好望角一遊，開始反應不佳，大家好像不知道什麼是好望角，經過小可一番說明，結果有志一同，一部廂型車全都去了。花了一上午時間，從東邊去，西岸回，見到大西洋與印度洋匯流處激起浪花澎湃奇觀，也見到發現好望角與鄭成功交戰時捐軀的荷蘭人埋骨的碑石。巡禮完畢，大家還算滿意。

其中有一天夜晚，年輕人出去遊蕩，蔡議長電話到不才房間，先問我有沒有人，我以開玩笑口吻回稱：「議長要查房就請光臨。」不久蔡議長果真敲門來了。並拿了一瓶香檳酒，說：「楊西崑大使送了我兩瓶，給你分享一瓶，又怕房間有人，若同伴看見不好意思，才先打電話。」可見蔡議長用心良苦，對小可不薄。

這中間參觀了國際商展，訪問了瓦士普族工業區，也參加總統餐會，不能說沒有收穫，於四月廿二日平安回到自己溫暖的家了。

7. 去阿姆斯特丹開會

去歐洲開會、訪問、旅遊的次數，

真有點數不清了。由自己掏腰包以及朋友招待都不算在內，單以進出口公會出頭等來回飛機票，其餘自理，這種方式起碼就有五次之多。其中三次是捧劉今程的場，參加國際中小企業協會研討會，因為都有劉今程主持節目，不能叫其他國家小看中華民國，既有錢就有勢。計：第一次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再一次在英國倫敦，後一次在芬蘭赫爾辛基。還有兩次，一次是常務理事徐仲祥帶隊，訪問德國慕尼黑以及蘇格蘭愛丁堡。另一次是誰組團忘記了。只記得有政府官員金唯信、工商鉅子陶子厚，與本人等參加，主要是訪問奧地利維也納。至於友利公司于豐仁董事長招待，也有兩次。其一是搭郵輪自義大利羅馬起程，沿地中海到希臘雅典，再到愛琴海周遭名勝訪古。其二是先到拿坡里，再到梵蒂岡朝聖。至於自己掏腰包也有兩次，一次是隨旅行團去英國利物浦以及法國產葡萄酒的勝地。另一次是先到西班牙馬德里再去葡萄牙里斯本登上郵輪，經大西洋各國屬島，然後返回地中海到非洲的摩洛哥卡薩布蘭加，經法國坎城影

展尼斯，再到賭城摩納哥。每到一地多少都有心得，不過本節以報導與進出口公會有關為前提，其餘就割愛了。同時本節亦先從中小企業劉今程帶團開會講起，最後再介紹隨徐仲祥、金唯信訪問等等情節。那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廿二日，大隊人馬，搭機直飛荷蘭阿姆斯特丹，出席第十一屆國際中小企業研討會。若叫真講，開會是幌子，骨子裡是跟著去玩。現在想想，一晃就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開幕時都去應景，荷蘭女王亦蒞臨會場，跟來賓揮手，好像並未講話。如若不介紹是女王，單看樣子就是一位普通的「歐巴桑」。會後我們去一家中國餐廳用餐，老板娘認識政大高造都教授，倒有點老鄉見老鄉的味道。然後又去看有荷蘭標誌風車所在，看看如何用法，再去鹿特丹海港瀏覽，在貨櫃集散場看到好多長榮貨櫃，大家都感到欣慰。本人偕老伴還到製造木鞋工廠參觀，也到鑽石雕磨廠見識一下雕刻技巧。據該廠說明員解釋，鑽石不能以大小來炫耀，要注意純淨的程度，以及稜形角度，每顆鑽石，不可能毫無瑕疵，絕無百分之

百之純潔。原則，瑕疵愈少愈貴，純度好的一克拉，照樣標價十多萬美元。聽完了，看完了，我們長了見識，也開了眼界。事後又有陶子厚出錢招待大家坐船遊河，陶子厚趁興高唱京戲打漁殺家，也叫本人獻醜唱了一段汾河灣，並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長王覺民合影留念。離開荷蘭，接著到丹麥哥本哈根遊覽，都爭著以美人魚為背景攝影，表示到此一遊。返回頭又到比利時布魯塞爾逛夜市，也到過滑鐵盧憑弔拿破侖與英國威靈頓血戰的陣地。翌日，又追隨陶子厚走訪他的信華公司訂製紡織機的工廠。甫行下車，一眼望見工廠大門，高懸中華民國國旗，心情為之一振，寒暄後，先品茗，再開香檳。問及服侍人員，何以如此周到，回稱：「顧客至上，你們是貴賓，遠從亞洲來，不能不照貴國禮節，先敬茶。」用心良苦，應該多加學習。稍後到工廠巡視，並堅留午餐。本人宣稱，下午二時在布魯塞爾有約，必須先走一步。該公司老闆隨聲解說，用餐不妨，餐畢有專人專車恭送，絕不誤時。不佞當時有點納悶，因為工廠

所在地，距北京等於台北到苗栗，怎能「絕不誤時」？為了接受至誠，也只好留下。事後才知道他們的高速路不限時速，以二百公里時速，真是風馳電掣，準時抵達。這一趟歐洲行有陶子厚帶領，有王覺民、蔡鴻文、李成家、趙既昌、楊承厚、周塗樹、楊璟璇、劉國昭、張宗麟、曹道成、郭家盛等為伴，沾光不少，也玩的痛快。

8. 到倫敦開國際會議

國際中小企業協會，年年召開大會。每年會議最後一項討論案，必是明年歸那一個國家主辦會議。原則上都是事先安排好，形式上決議通過而已。第十三屆會議，由英國主辦，在倫敦伊利沙白二世女王會議中心舉行，日期是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十月十九至廿二日。參加國家計有中華民國、荷蘭、波蘭、澳洲、法國、愛爾蘭、芬蘭、美國、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加拿大、西德、英國等十四個國度。我國代表團包括政府官員、金融單位、進出口公會理監事，以及中小企業代表，都廿五名，

猗歟盛哉，仍由劉今程理事長任團長。揭幕時，有倫敦市長蒞臨致詞並設晚宴款待。會後，我國代表團又分成金融與貿易兩組考察團，由李厚高、郭家盛分任領隊，本人偕老伴參加貿易組，先作倫敦市區走馬看花，再到大英博物館、倫敦塔、白金漢宮、國會大廈等定點參觀。然後飛法國巴黎遊逛香格里拉、凱旋門、鐵塔、塞納河，到處轉了兩天，按照預定行期飛返台北。

9. 去印度被學生騙了

本來應該一連串講述各年度到歐洲參加中小企業國際會議，一直到最後一次說完為止才對。可是凡屬記述同類事項，多少也得顧慮到年代時序，於是乎則有先敘述民國七十六年去印度，回過頭來，再講述七十七年到歐洲芬蘭開會的情節。

話說國際商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行會員大會，我國係會員之一，台北進出口公會自然又是中華民國商會的成員。於是商會便邀約台北市進出口公會酌派人員參加，旨在出人出錢出力，以壯聲勢

。記憶中出席會議之成員，我所認識的夫妻檔有周塗樹、周正剛、楊璟璇與本人，單身漢有王瑞廷、蔡鴻文、蔡永勳、吳德純、吳德純令堂，還有些認識的也記不起名字了。大家為了省事，交由東南旅行社承包，該社所派領隊，又係政治大學校友，區區我底門生。一口一聲老師叫著，大家看在眼裡，更加放心。

我們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二月七日自香港轉機，逕飛印度新德里。抵達時，當地時間已凌晨二時多了。旅行社領隊說：「從機場到新德里旅館，起碼要兩小時車程，到達時天已黎明，不如就住在機場旅館，大家還可以多睡一會兒。」由於言之有理，都同意照辦。不料進到旅館，客滿，必須等待有人搭早班飛機，才能騰出房間，方可順序下榻。無奈，只好都在大廳枯坐等候。約半小時後，熱心的團員王瑞廷先生，隨時緊迫盯人，知道已有三個房間空出。乃出於善意，先來告訴本人，有意讓我捷足先登。由於僧多粥少，不佞敬謝對方美意，同時宣布讓年事已高或單身女性第一優先，然後讓比不才年長且有眷屬的列

為第二優先。我這樣安排，端在敬長尊賢，讓蔡鴻文議長、吳德純令堂、周塗樹伉儷，可以先行安憩。但周塗樹老先生本著先憂後樂胸懷，堅持不肯，一定讓我夫婦優先。就在我們互相推讓當口，已有足夠房間供應，於是皆大歡喜。

翌晨起身抵達新德里泰姬瑪哈酒店，計算時間，卻不到一小時。且該酒店聲稱，留房留到天亮，仍不見訂房旅客到來，便取消訂房，而讓給他人了。我們只好去住次一級旅館。於是大家恍然大悟，原來領隊是想賺一天，這裡五星級與機場三星級差價。迨五星級泰姬瑪哈取消訂房，再轉到四星級之後，他更有賺頭了。這與行前訂約住五星級飯店，事實不符，群情譁然。都認為領隊搞鬼，有被騙的感覺，你一言，我一語，心情上都有些不悅。領隊既叫我老師，我也跟著蒙羞。可見利慾薰心，會沖昏了頭，連老師他都能騙，人心不古，只好仰天長嘯，還有什麼好說的！

在印度開國際會議，確實非常隆重。會場門前，所列儀仗隊陣式，就很講究。用好多匹驃頭駿馬，列隊不動，騎

士們服飾華麗，騎在馬上，胸脯挺直，一手勒馬，一手握槍。看起來就很夠氣勢。而且地上一路鋪陳地毯，給每位來賓感受，都認為自己身價提高了。俗語說，好的開始，就等於成功了一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真不簡單。

會後，接待單位又派員引導去當年的總督府巡視了一匝，規模雄偉，房舍之外，尚有花園一片。這就看出當初英國人統治階層，自尊自貴，傲慢的一面。另外還有曾經來過台灣公治的印度朋友，單獨在家中設宴款待，既親切又豪華，本人多少有點受之有愧。隨後我們開始觀光了。先到世界七大建築之一，係成吉思汗後裔蒙兀兒第五代皇帝薩加罕，為寵妃泰姬瑪哈所建的陵寢參觀。其工程之細，在大理石磚片上再鑲嵌彩石，堪稱一絕，真歎為觀止。再看阿育王朝護法之地，雖然倒塌也有很多古蹟可尋。又逛「恒河沙數多」的恒河，也望到恒河岸上架柴焚屍的習俗。也行經蒙古王朝宮闕所在，也見到荒蕪倒塌景象。也去過釋迦悟道之處，同時看到菩提樹，樹葉長像是什麼樣子。在那裡又

忽然想起六祖惠能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想到這裡，豈不「萬法皆空」。再想到五祖對六祖臨別贈偈：「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於是我對旅行社領隊，我底門生其不當的措施，又何怨之有！

中部蜻蜓點水，又大隊人馬轉向北部高原地帶，遠望喜馬拉雅山，白雪皚皚，十分壯觀。由於氣溫下降，楊環璇夫人、周塗樹夫人與我老伴，都戴上皮帽一頂，好像都是蒙古來的，她們之間，都打成一片。有說有笑，原來我內人平時講普通話，打扮也不像台灣人。後來跟這幾位夫人用台語交談，她們發現新大陸，原來郎太太是台中人，好奇怪呀。都來問：「你們倆怎麼湊在一起！」尤其蔡永勳先生對我夫妻的結合特別感興趣，非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我也只好說，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從高原下來後，又到北部夏都一處有湖泊的斯利那加，夜宿船上。一船兩戶，船頭一家蔡議長住，船尾一家我夫婦住，早餐就在船當中。由於天寒地凍

，照生火爐，的確別有情趣。接著又去接近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巡禮，這裡盛產綿羊，所謂「喀什米」毛衣，也許就是指著這裡的羊毛織成。可惜大雪封路，乃行不得也，只好回歸原點，準備逕去尼泊爾加德滿都了。

在我未去印度之前，以為佛教發祥地，一定是佛教信徒很多，結果不然，不單少，而且少的出奇。倒是信印度教的很多，拜動物的也不少。這與我小時候在鄉間看見很多婦道人家，供狐仙、拜黃鼠狼，甚而連大樹都掛上「有求必應」的紅布，彼此習俗有些類似。難道這就是兩大古國古代文化嗎！奇怪。我也感覺到印度貧苦人多，種族也多，文字亦多，一張鈔票就有十四種文字。滿街都是骨瘦如柴的流浪漢，又髒又亂，加上到處都是聖牛糞便，更加不堪入目。但印度確有許多古蹟值得憑弔，不愧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可惜現代印度人自己不爭氣，就不必多說了。尼泊爾倒是信佛教的不少，也收留了許多藏胞難民。在街道上逛了之後，原想不妨順便踏踏喜馬拉雅山山麓，表示到此一

遊。經洽詢，不可。蓋沒有入藏證，山麓邊區有解放軍駐守，不得任意跨過。原來喜馬拉雅山不管南面北面，都是中國的領土。未到尼泊爾之前，並不知道其山之陽，亦屬中國之領土。這就顯示出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了。

10. 去芬蘭又試去蘇聯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八日起，至十一日止，在北歐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第十五屆世界中小企業大會，中華民國參加人選，共三十六名。其中除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有劉今程、陳茂榜、郭家盛、郎萬法等十六人之外，以金融界主管參加者為最多。有的本是官員身分，如財政部次長李洪鰲、省財政廳長李厚高、省議會議長蔡鴻文等不論退休與否，均以各單位董事長名義參與。其餘十幾位亦非等閒之輩，各路「諸侯」都有。總之，先聲奪人，來頭不小，人多勢眾，別的國家參與者，就不得不刮目重視了。

第一天報到，並參觀工廠；第二天上午開幕，下午分組討論；第三天先演講，後討論；第四天閉幕，討論下屆開會地點。表面看，有模有樣，按部就班，實際上大部分心不在焉。有的講，去洗手間，實際是溜之大吉。本席看到別人開溜，我也跟著溜之乎也。溜回旅館陪同老伴湖邊走走，碼頭看看，在無意中發現一艘龐大郵輪正在靠岸。問左右接客人，船從何處來，說自蘇聯列寧格勒來。問什麼時候再開船？說是多半這裡晚上開，明晨一早到。問蘇聯管的嚴吧！說很鬆、自由，只要有船票，隨便來去。我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心為之一動。因為蘇聯那時節還是鐵幕國家，聽了之後，不免有些好奇。（蘇聯一九九〇年才瓦解，我們去的那年一九八八年）於是急忙回去，找陪我們來的旅行社領隊小朱，告訴他，我的發現之後，說：「若真的來去自由，不妨找蘇聯駐芬蘭單位問一下，可否臨時加快簽證，如有艙位，一切屬實，我夫婦願意打頭陣，去作一日遊，你老兄額外偏勞，我會另外酬謝。」心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同時小朱辦事「阿煞力」，說辦就辦。少頃，回來說，可以團體臨時非正式簽證，額外花點小費，開張紙條，

就是路條。人家小朱，並不要額外酬金，我倒越發器重他了。從那次以後，常跟他周遊列國，這是後話。我又覺得一對夫妻去太孤單，既可團體簽證，不妨招兵買馬，有志一同者隨我來。結果，蔡議長、李廳長、李次長、張秘書長等有八九十位，都願意跟我冒這份風險。

到達後，的確毫無干涉，一切自由。於是我們到處溜躑，大街上建築物都很雄偉，看起來都很老舊，電車空蕩蕩來回行駛，行人也很稀少，國營商店大樓，每一樓層，也都空蕩蕩，一點沒有朝氣。只有聖彼得堡博物館，參觀者倒是不少，不過又多半是外來客。看起來，這等於靠祖先遺產找點零花。回到芬蘭，等於衝破鐵幕，論功行賞，大家對我，都要答謝，要好好吃一頓。李洪鰲兄首先說，由他來作東。不佞跟著說：「那有大官請小民的道理，難得追隨各位驥尾，出來旅遊，已經很光彩，不能叫你破費，還是由我來請吧！」結果小腿拗不過大胳膊，還是李次長請吃，張鈞秘書長請酒。李厚高廳長接著說：「反正來日方長，回到台北你好好請一

餐，不就好了，我來備酒，亦請請老議長。」我回答說：「好，一言為定，回去再加邀一位台銀總經理卜正明兄。」李廳長又說：「財經界你認識的，多得很多，為什麼單要加請卜正明？」我解釋說：「他曾為他底行員，我底學生趙儒生，是政大校友，由於本人為學生拜託賜予調陞，他很給面子，立予拔擢。因此，我欠他的情。單獨請他，說了好幾次，總是推辭不必，這次回去後，打你們的旗號，他總會給個老面。」

不料，回來後不久，卜兄就不斷有煩惱事纏身，心情不寧，彼此一再延宕，我開的「支票」迄未兌現，現在物換星移，起碼蔡議長已歸道山，大家興趣，也就越加缺缺了。

我們平安回到芬蘭，隨後又去瑞典巡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首先去諾貝爾頒獎禮堂看了一下。郭家盛老兄跟我開玩笑，說我也應該得諾貝爾。於是他手拿一本手冊，權充獎狀，他用雙手頒給我，大家從旁大笑。這叫著過癮呢？還是出洋相？出外旅遊開心就好，反正好玩，不傷大雅，就無所謂了。

我們又到挪威觀光，從首都奧斯陸郊區搭船，遊該國水道峽谷，全程航行，兩岸都是峻嶺聳立，青山夾著綠水，忘記該地叫什麼名稱，姑且叫挪威的「三峽」吧。一路航來，真像陸游詩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景當前，目不暇給，大家都讚不絕口。與我國的三峽相較，真是小巫見大巫，無法類比。

回程原計劃搭火車，不料山崩，而改乘巴士。經山區公路返回奧斯陸。一路不停，風馳電掣，踞高望遠，心曠神怡。山道彎曲，並不崎嶇，絕對比我們台灣東西橫貫公路平坦，而風景也別有天地。去時涉水，回程登山，真是享盡了登臨之樂，也是一次額外的收穫。

北歐看了之後，回過頭逕去波蘭、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蜻蜓點水，走了一趟。

波蘭首都華沙，街道很寬，高樓櫺比，但生活清苦，我們早餐，僅給硬麵包來啃，連奶油都沒有，中午找一家餐館，原想自我陶醉享受一番，結果二十元美金一客西餐，一湯一菜而已，雖然

不夠等值，抓了冤大頭，可也莫可奈何。倒是憑弔蕭邦故居，也聽到現代名手鋼琴獨奏，還算一大收穫。捷克，比較興盛，街道也比波蘭乾淨，公園裡一片裸體石雕，很值得欣賞。樹林內黃葉落地，鋪滿路面倒有些蕭颯氣氛，雖在八月，歐洲已經是深秋了。在市區內，到處有紅瓦白牆別墅，看起來別具一格。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原來是布達與佩斯兩個地方，中間隔了一條多瑙河。後來架橋相連，對外則稱布達佩斯。未到達之前，我以為匈牙利人民多半有蒙古人血統，精悍而不文明。到後一看，這才知道我錯了。且對匈牙利完全改觀，不以別的來說，就以多瑙河兩岸河邊，隨便找一幢大型建築物，都比我們台北總統府寬闊、高大。站在橋邊兩旁對看，真會叫你目瞪口呆，絕對比上海外灘還要壯觀。但是聞名世界的名曲藍色多瑙河，可能給了你我無盡的遐思，以為多瑙河的碧藍色，又靜又美，帶給人們多少詩情畫意。結果是濁水滾滾，徒增煩惱是真的。不過，它襯托出兩旁雄偉建築群，卻是不同凡響。

當年在狄托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後來又分成了好幾個國家。我們從匈牙利搭巴士前往，路過的地區不知道是現在的那一族那一國，很多人都能用「房屋汽車」出外渡假，悠閑自得，一定很富有。我們台灣如今有幾千億美元外匯存底，從未看見，有誰用房屋汽車到墾丁到福隆去渡假。也許我們保守，以目前風尚，也不見得吧。抵達之後，曾憑弔

過狄托墳墓，還有衛兵駐守，莊嚴肅穆，還有點元首的味道，不知現在是否依舊。

南斯拉夫，倒沒有特殊景觀，沒有值得留連忘返的所在。就這樣從北歐到東歐，行行復行行，走了好多個國家，都是到此一遊而已，並未深入考察。最後倦鳥知返，各就各位，恢復正常。（未完待續）

中山大廈春聯

余受之

余所居之中山大廈，位於舊金山東灣之屋崙華埠。凡有三百二十戶，黃、白、黑人均有，英、粵、國語並用。但彼此和睦相處，守望相助。余夫婦自一九七七年遷居於此，不覺二十有八年矣。每逢春節，鄰居囑余撰寫春聯，表現中國特色。茲錄三對如左：

其一

地不分南北相應相求僑居海外存知己 人無論中西互尊互助匯聚天涯若比鄰

其二

中山誕國父，當初革命時期，無數華僑，輸財出力襄義舉
大廈近金門，今日大同世界，不分民族，互助合作謀和平

其三

中而不倚，庸而不易，大容宇宙空色相 山則樂仁，水則樂智，廈庇天下皆歡顏。

（註）中庸：「中立而不倚」。程子曰：「不易之謂庸」。心經：「色即是空」。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窮士皆歡顏」。

中 郎萬法：「在台波逐五十餘載」圖照（文見八十一頁）

誌 雜 外
 ① 作者郎萬法教授（左一）參加南非訪問團，與蔡鴻文議長（左三）樓志章董事長（右二）等一行人在好望角合影。
 ② 郎萬法教授夫婦（左二、三）出席世界中小企業協會年會與台灣一行部分人員在丹麥美人魚塑像前合影。
 ③ 國際商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行，進出口公會派員參加，圖為開會進場前留影，右一、左二為楊環璇夫婦，右二、三為作者郎萬法夫婦。





- ①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到日本北海道札幌辦商展，三榮公司全力贊助，本照係日本三榮社長等到札幌夜餐時合影，右起：山田望總經理、作者郎萬法教授、女侍、石倉社長、秀島副總、今堀重彥總經理、郎世聖。
- ②作者郎萬法教授（中）與蔡鴻文議長（左）、樓志章董事長（右）參加南非經貿訪問團，曾到達有台灣半個大的野生動物園參觀並合影留念。
- ③中小企業世界年會一九八八年在芬蘭召開，會後小憩，左右為作者郎萬法夫婦，中為財政部次長李洪慈夫婦。



①中小企業世界年會落幕後，到北歐遊玩，作者郎萬法夫婦（左二、右一）與金石堂董事長周塗樹夫婦（左一、右二）在挪威海灣船上合影。

②信華毛紡廠老闆陶子厚（前）與作者郎萬法（後）等人赴歐訪問，憑吊滑鐵盧時留影。

③進出口公會郭家盛常務（右）在瑞典諾貝爾頒獎所在地，用手冊代表獎品，裝扮頒獎給作者郎萬法。



①自蘇聯列寧格勒回到芬蘭下船時照片，從下面算第三位為作者郎萬法夫人，第五位為郎萬法，上面第二、三位為進出口公會吳景璽理事夫婦。

②中小企業世界年會在倫敦會後旅遊，郎萬法夫婦在倫敦橋畔留影。

③作者郎萬法夫婦（左二、右二）與吳德純（左一）吳太夫人（右一）在印度北部喀什米爾附近之斯利那加湖中船上留影。

